續高僧傳/卷2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第二十二

續高僧傳
卷第二十三

卷第二十四

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三

護法上　〈本傳八　附見四〉

魏洛都融覺寺釋曇無最傳一

釋曇無最，姓董氏，武安人也。靈悟洞微，餐寢玄祕，少稟道化，名垂朝野，為三寶之良將，即像法之金湯。諷誦經論，堅持律部，偏愛禪那，心虛靜謐。時行汲引，咸所推宗，兼博貫玄儒，尤明論道，故使七眾望塵，奄有繁鬧。

最厭世情重，將捐四部，行施獎誨，多以戒禁為先，丞動物機，信用雲布。曾於邯鄲崇尊寺說戒，徒眾千餘，並是常隨門學。至四月三十日布薩行籌，依位授受，常計之外乃長六十。最居座端，深怪其異，既無外眾，通夕懷疑。明旦重推，有人見從邯鄲城西而來者，並異倫大德，衣服正怙，翔步閑雅。亦有見從鼓山東面而來，或於中路逢者，皆云：「往赴崇尊，聽僧說戒。」如是數般節級，勘其年齒相狀、人數多少，恰滿六十焉。故知道會聖心。是使幽靈遐降，竹林群隱，明非妄承。

最德洽釋宗，屢當時望。後勅住洛都融覺寺，寺即清河文獻王懌所立，廊宇充溢，周于三里。最善弘敷導，妙達《涅槃》、《華嚴》，僧徒千人，常業無怠。天竺沙門菩提留支見而禮之，號為「東土菩薩」。嘗讀最之所撰《大乘義章》，每彈指唱善，飜為

梵字，寄傳大夏，彼方讀者皆東向禮之為聖人矣。然其常以弘法為任。

元魏正光元年，明帝加朝服，大赦，請釋、李兩宗上殿，齋訖，侍中劉騰宣勅，請諸法師等與道士論義。時清道觀道士姜斌與最對論。帝問：「佛與老子同時不？」姜斌曰：「老子西入，化胡成佛，佛時以為侍者。文出老子《開天經》，據此明是同時。」最問曰：「老子周何王而生？何年西入？」斌曰：「當周定王三年，在楚國陳州苦縣厲鄉曲人里，九月十四日夜生。簡王四年為守藏吏。敬王元年，年八十五，見周德陵遲，遂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，約斯明矣。」最曰：「佛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，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度，計入涅槃，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，老子方生，生已年八十五。至敬王元年，凡經四百三十年，乃與尹喜西遁。此乃年載懸殊，無乃謬乎！」斌曰：「若如來言，出何文紀？」最曰：「《周書異記》、《漢法本內傳》並有明文。」斌曰：「孔子製法聖人，當時於佛，迴無文誌，何耶？」最曰：「孔氏《三備卜經》，佛之文言出在《中備》。仁者識同管窺，覽不弘遠，何能自達。」帝遣尚書令元乂宣勅：「道士姜斌論無宗旨，宜令下席。」又議：「《開天經》是誰所說？」中書侍郎魏收、尚書郎祖瑩就觀取經，太尉蕭綜、太傅李寔、衛尉許伯桃、吏部尚書邢巒、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：「老子止著五千文，餘無言說。臣等所議，姜斌罪當惑眾。」帝時加斌極刑，西國三藏法師菩提留支苦諫乃止，配徒馬邑。

最學優程譽，繼乎魏史，藉甚騰聲，移肆通國，遂使達儒朝士降階設敬，接足歸依，佛法中興，惟其開務。後不測其終。

齊逸沙門釋曇顯傳二

釋曇顯，不知何許人。元魏季序，遊止鄴中，栖泊僧寺，的無定所。每有法會，必涉其塵，皆通諮了義隱文，自餘長唱散說，便捨而就餘講。及後解至密理，顯便輒已在聽，時以此奇之。而覩其儀服猥濫，名相非潔，頗復輕削，故初並不顧錄。唯上統法師深知其遠識也，私惠其財賄，以資飲噉之調。或因昏醉臥于道邊，時復清卓，整其神器。

及文宣受禪，齊祚大興，天保年中，釋、李二門交競優劣。屬道士陸修靜妄加穿鑿，廣制齋儀，糜費極繁，意在王者遵奉。會梁武啓運，天監三年下勅捨道，帝手制疏，文極周盡；修靜不勝其憤，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齊，又傾散金玉贈諸貴遊，託以襟期，冀興道法。帝惑之也，乃出勅召諸沙門與道士對校道術。爾時道士咒諸沙門衣鉢或舉或轉，或咒諸方梁橫豎於地者；沙門曾不學方術，默無一對。士女擁閙，貴賤移心，並以靜徒為勝也。靜迺高談自伐，矜衒道術，唱言曰：「神通權設，抑挫強侮。沙門現一，我當現二。今薄示微術，並辭屈退，事亦可見。」帝命上統，令與靜挍試，上曰：「方術小伎，俗儒恥之，況出世也。雖然，天命相拒，豈得無言？可令最下座僧對之。」

時顯位居末席，酒醉酣盛，扶舉登座，因立而笑。眾皆憚焉，而是上統所遣，不敢有諫。顯語李宗云：「向誇現術一之與二者，深有其致矣。」即於座上翹足而立，曰：「吾已現一矣，卿可現二。」各無言對。顯曰：「向咒諸衣物飛舉者，試卿術耳。」命取稠禪師衣鉢咒之，皆無動搖，帝勅十人舉之，不動如故。乃以衣置諸梁木，怗然無驗。諸道士等相顧無顏，猶以言辯為勝，乃曰：「佛家自號為內，內則小也；詺道家為外，外則大也。」顯應聲曰：「若然則天子處內，定小庶人矣。」靜與其眾緘口無言。文宣處座，目驗臧否。其徙爾日皆捨邪從正，求哀濟度，未發心者勅令染剃，故斬首者非一。自號神仙者並上三爵臺，令其投身飛遊，悉委屍于地，偽妄斯伏。乃下詔曰：「法門不二，真宗在一，求之正路，寂泊為本。祭酒道者，世中假妄，俗人未悟，仍有祇崇。麴蘗是味，清虛焉在？朐脯斯甘，慈悲永隔。上異仁祠，下乖祭典，宜皆禁絕，不復遵事。頒勒遠近，咸使知聞。」其道士歸伏者，並付昭玄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，廣如別傳所載。于時齊境一心奉佛，國無兩事，迄于隋運，方漸開宗，至今東川，此裔猶少。

傳者曰：「達化護持，融尚馳名秦世；小以致遠，顯公著績高齊。知人難哉！上統揣其骨，則千里駿足，異世同駕。以貌取人，失之自古，則徒飾玄黃矣，復何能抗禦之哉！」顯竟以放達流俗，潛遁人世，不知所之。

周終南山避世峯釋靜藹傳三〈(慧宣)〉

釋靜藹，姓鄭氏，滎陽人也。夙標俗譽，以溫潤知名，而神器夷簡，卓然物表。甫為書生，博志經史，諸鄭魁岸者咸賞異之，謂：「興吾宗黨，其此兒矣！」與同伍遊寺，觀地獄圖變，顧諸生曰：「異哉！審業理之必然，誰有免斯酷者。」便強違切諫，二親不能奪志。鄭宗固留，藹決裂愛縛，情分若石，遂獨往百官寺，依和禪師而出家，時年十七。具戒已後，承仰律儀，護持明練，時所戴重。又從景法師聽《大智度論》，一聞神悟，謂敞重幽，更習先解，便知濫述。周行齊境，顧問知津，講席論堂，亟陳往復，詞令詳雅，理趣清新，皆略無承導，終于世累。乃撫心曰：「余生年不幸，會五濁交亂，失於物議，得在可鄙。進退惟谷，高蹈可乎！」遂心口相弔，擯影嵩岳，尋括經論，用忘寤寐。然於《大智》、《中》、《百》、《十二門》等四論，最為投心所崇，餘則旁纘異宗，成其通照。言必藻繢珠連，書亦草行相貫，高為世重，罕不華之。後自悟曰：「綺文爽理，草寔亂真。豈流宕忘返，不思懲艾乎？」自爾誓而斷之。唯以釋道東騖，並味前聞，恐涉邪津，悔於晚學，又入白鹿山逖觀黃老，廣攝受之途，莊、惠詭駮，標寓言之論，未之尚也。

聞有天竺梵僧碩學高行，世之不測，西達咸陽。藹求道情猛，欣所聞見，私度關塞，載離寒暑，既至渭陰，未及洗足，即申謁敬。昔聞今見，見累於聞，大鼓徒揚，資訪無

指，乃潛形倫伍，陶甄舊解，蕪沒遜遁，知我者希。掩抑十年，達窮通之數，體因緣之理，附節終南，有終焉之志。煙霞風月，用祛亡反，峰名避世，依而味靜。唯一繩床，廓無庵屋，露火調食，絕諸所營。召彼癘徒，誨示至理，令其致供，日就噉之，雖屬膿潰橫流對泣，而無厭惡。由是息心之眾往結林中，授以義方，鬱為學市。山本無水，須便飲澗。嘗於昏夕學人侍立，忽降虎來前，掊地而去，及明觀之，漸見潤濕，乃使挑掘，飛泉通注，從是遂省下澗，須便挹酌，今錫谷避世堡虎掊泉是也。

藹立身嚴恪，達解超倫，據林引眾，講前四論，意之所傳，樂相弘利。其說法之規，尊而乃演，必令學侶袒立合掌，殷勤鄭重，經時方遂，乃勅取繩床，周遶安設，致敬坐訖，藹徐取論文，手自指摘，一偈一句，披釋取悟。顧問聽者所解云何，令其得意，方進後偈；傍有未喻者，更重述之。每日再講，此法無怠。常自陳曰：「余厭法慢法，生不值佛世，縱聞遺教，心無信奉，恒懷怏怏，終須練此身心。有時試縱情欲，誠心造惡；有時攝念惟願，假修相善。如此不名安身，如此不名清心，故約己制他，誠非正檢。然末世根緣多相似耳，必厭煩屈者須住，不辭具儀者離此。」其開蒙敦勵，皆此類也。

有沙門智藏者，身相雄勇，智達有名，負糧二石，造山問道，因見橫枝格樹，戲自稱身。遇為藹見，初不呵止，三日已後，方召責云：「腹中他食，何得輒戲！如此自養，名為兩足狗也。」藏銜泣謝過，終不再納，遂遣出山。

沙門曇延、道安者，世號玄門二傑，當時頂蓋，名德相勝。及論教體，紛諍由生，諮藹取決，讓謝良久，方為開散。兩情通悅，不覺致禮，各嗚一足，跪而啓曰：「大師解達天鑒，應處世攝道。今則獨善其身，喪德泉石，未見其可。」藹曰：「道貴行用，不即在言。余觀時進退，故且隱居求志耳。」爾後事故入城，還歸林野。

屬周武之世，道士張賓譎詐罔上，冒增榮寵，潛進李氏，欲廢釋宗。既縱倖紫宸，蠅飛黃屋，與前僧衛元嵩脣齒相副。帝精悟朗鑒，內烈外溫，召僧入內七霄禮懺，欲親覩僭犯，冀申殿黜。時既密知，各加懇到。帝亦七夕同僧不眠，為僧讚唄并諸法事。經聲七囀，莫不清靡。事訖設會，公陳本意。有猛法師者氣調高拔，躬抗帝旨，言頗激切。眾恐禍及其身，帝但述懷，曾無赧退。藹聞之嘆曰：「朱紫雜糅、狂哲交侵至矣，可使五眾流離，四民倒惑哉？」又曰：「餐周之粟，飲周之水，食椹懷音，寧無酬德！又為佛弟子，豈可見此淪渭，坐此形骸，晏然自靜？寧大造於像、末，分俎醢於盜跖耳！」徑詣闕上表理訴。引見登殿，舉手唱言曰：「來意有二，所謂報三寶慈恩，酬檀越厚德。」援引經論、子、史、傳記，談敘正義，據證顯然，然旦至午，言無不詣，明不可滅之理。交言支任，抗對如流，梗詞厲色，鏗然無撓。百僚近臣代之戰慄，而神氣自若，不阻素風。帝雖愜其詞理，而滅毀之情已決，既不納諫，又不見遣。藹又進曰：「釋、李邪正，人法混并，即可事求，未煩聖慮。陛下必情無私隱，涇、渭須分，請索油鑊，殿庭取兩宗人法俱煮之，不害者立可知矣。」帝怯其言，乃遣引出。時宜州沙門道積者次

又出諫，俱不用言，乃與同友七人於彌勒像前禮懺七日，既不食已，一時同逝。藹知大法必滅，不勝其虐，乃攜其門人四十有餘，入終南山東西造二十七寺，依巖附險，使逃逸之僧得存深信。

及法滅之後，帝遂破前代關、東西數百年來官私佛法，掃地並盡，融刮聖容，焚燒經典。禹貢八州見成寺廟出四十千，並賜王公充為第宅；三方釋子減三百萬，皆復軍民，還歸編户。三寶福財，其貲無數，簿錄入官，登即賞費，分散蕩盡。初於建德三年五月行虐關中，其禍既畢，至六月十五日罷朝，有金城公任民部，於所治府與諸左右彷徉天望，忽見五六段物飛騰虛空，在於鳥路，大者上摩青霄，大如十斛囷許，漸漸微沒，自餘數段小復低下，其色黃白，卷舒空際，類幡無腳。爾日天清氣靜，纖塵不動，但增炎曦而已。因往冬官府，道經圓土北，見重牆上有黃書橫拖棘上，及往取之，乃是《摩訶般若經》第十九卷。問其所由，答云：「從天而下，飛揚墜此。」于時三寶初滅，刑法嚴峻，略示連席之官，乃藏諸衣袖，還緘篋笥。屬隋興運，轉牧冀州，爰命所部從事趙絢敘之曰：「有清信大士具官，身嬰俗累，恕崇法理，精感明靈，神化斯應。遂使群經騰翥，等扶搖之上昇；隻卷飄返，若丹烏之下降。其去也，明惡世之不居；其來也，知善人之可集。應瑞乎如彼，聖著乎如此。我皇出震乘乾，更張琴瑟，親臨九服，躬揔八荒。知三寶之可崇，體四生之不固，遂頒海內，修淨伽藍。是使像法氤氳，同諸舍衛；僧尼隱軫，還類提河。特以此經，像明靈著，自非積善，焉能致斯？敢事旌表，傳芳後葉。

初，武帝知藹志烈，欣欲見之，乃勅「三衛二十餘人巡山訪覓氈衣道人，朕將位以上卿，共治天下」。藹居山幽隱，追蹤不獲。後於太一山錫谷潛遁，睹大法淪廢，道俗無依，身被執纏，無力毗贊，告弟子曰：「吾無益於世，即事捨身，故先相告。」眾初不許，慕從聞法，便開覽大小諸乘，撰《三寶集》二十卷，假興賓主，會遣疑情，抑揚飛伏，廣羅文義，弘讚大乘，光揚像代，并錄見事，指掌可尋，冀藏諸巖洞，庶後代之再興耳。自藹入法，行大慈門，繒纊皮革，一無踐服，唯履毳布，終于報盡。後厭身情迫，獨據別巖，勅侍者下山，明當早至。藹乃加坐盤石，留一內衣，自條身肉，段段布於石上，引腸掛于松枝，五藏都皆外見，自餘筋肉、手足、頭面，臠析都盡，並唯骨現，以刀割心，捧之而卒。侍人心驚，通夜失寐，明晨走赴，猶見合掌捧心，身面西向，加坐如初，所傷餘骸，一無遺血，但見白乳滂流，凝于石上。遂累石封外，就而殮焉，即周宣政元年七月十六日也，春秋四十有五。弟子等有聞當世，具諸別傳。親侍沙門慧宣者，內外博通，奇有志力，痛山頹之莫仰，悲梁壞之無依，爰述芳猷，樹碑塔所。

後有訪道思賢者入山禮敬，循諸崖隒，乃見藹書遺偈在于石壁，題云：「初欲血書本意，不謂變為白色，即是魔業不遂，所以墨書其文。」曰：「諸有緣者，在家出家，若男若女，皆悉好住。於佛法中莫生退轉，若退轉者即失善利。吾以三因緣捨此身命，

一見身多過，二不能護法，三欲速見佛，輒同古聖，列偈敘之：無益之身，惡煩人功，解形窮石，散體巖松。天人修羅，山神樹神，有求道者，觀我捨身。願令眾生，見我骸骨，煩惱大船，皆為覆沒。願令眾生，聞我捨命，天耳成就，菩提究竟。願令眾生，憶念我時，具足念力，多聞摠持。此報一罷，四大凋零，泉林逕絕，巖室無聲。普施禽獸，乃至蜫蟲，食肉飲血，善根內充。願我未來，速成善逝，身心自在，要相拔濟。此身不淨，底下屎囊，九孔常流，如漏隄塘。此身可惡，不可瞻觀，薄皮裹血，垢污塗漫。此身臭穢，猶如死狗，六六合成，不從化有。觀此臭身，無常所囚，進退無免，會遭蟻螻。此身難保，有命必輸，狐狼所噉，終成蟲蛆。天人男女，好醜貴賤，死火所燒，霎見如電。死法侵人，怨中之怨，吾以為讎，誓斷根源。此身無樂，毒蛇之篋，四大圍繞，百病交涉。有名苦聚，老病死藪，身心熱惱，多諸過咎。此身無我，以不自在，無實橫計，凡夫所宰。久遠迷惑，　　妄倒所使，喪失善根，畜生同死。棄捨百千，血乳成海，骨積大山，當來兼倍。未曾為利，虛受勤苦，眾生無益，於法無補。忍痛捨施，功用無邊，誓不退轉，出離四淵。捨此穢形，願生淨土，一念花開，彌陀佛所。速見十方，諸佛賢聖，長辭三途，正道決定。報得五通，自在飛行，寶樹餐法，證大無生。法身自在，不斷三有，殄除魔道，護法為首。十地滿足，神化無方，德備四勝，號稱法王。願捨此身已，早令身自在，法身自在已，在在諸趣中，隨有利益處，護法救眾生。又復業應盡，有為法皆然，三界皆無常，時來不自在。他殺及自死，終歸如是處，智者所不樂，應當如是思。眾緣既運奏，業盡於今日。」

周京師大中興寺釋道安傳四〈(慧俊　慧影　寶貴)〉

釋道安，俗姓姚，馮翊胡城人也。識悟玄理，早附法門，性無常師，聞道而至。兼以恬虛靜泊，凝心勝境，謙肅為用，動止施度，凡厥禪侶，莫不推服。後隱于太白山，栖遁林泉，擁志經論，思拔深定，慧業斯舉，旁觀子史，粗涉大綱，而神氣高朗，挾操清遠。進具已後，崇尚《涅槃》。以為遺訣之教，博通《智論》，用資弘道之基。故周世渭濱盛揚二部，更互談誨，無替四時。住大陟岵寺，常以弘法為任，京師士子咸附清塵。

安內外既明，特善文藻，動言命筆，並會才華。而風韻疏通，雅調翔簡，執禮居尊，仁被朝貴。故榮達儒宰，知名道士，日來請論，咸發信心，故得義流天下，草偃從之。周武廓清天步，中外禔福，頻御彫輦，躬禮安焉。安道為物宗，坐鎮崇敬，令帝席地而止，安則如常敷化，高談正法，詞無涉世。公卿側目，觀者榮慶。時及中食，安命供設，帝將舉箸，曰：「弟子聞俗人不合僧食，法師如何以罪累人？」安曰：「佛教權實，律制開遮，王賊惡臣，並通供給。貧道據法相擬，理非徒爾。」帝曰：「審如來言，非佛

意也，但恐損道眾耳。又與賊臣同席，誠無預焉。」即勅將去，更論餘法，曾不以介意，斯即季代之高量也。後勅住大中興寺，別加殊禮。帝往南郊，文物大備，勅諸道俗同覩通衢。勅別及安，令觀天子鹵簿儀具，安答曰：「陛下為民故出，貧道為法不出。」帝聞，彈指歎善久之。安鑒悟絕倫，德風遠扇，立形平准，守道自遵，皆此類也。

與同學慧儔知名周壤。儔姓朱氏，京兆三原人。生不學書，而耳餐取悟，一聞不忘，藏諸胸臆，流略儒釋，談如泉涌，攻擊關責，鋒鍔叢萃。曾於一日安公正講《涅槃》，儔命章設問，遂往還迄暮，竟不消文。明旦又問，構難精拔，安雖隨言即遣，而聽者謂無繼難。儔終援引文理，徵並相詶，遂連三日止論一義。後兩捨其致，方事解文，故使驚唱前修，預聞高揖。儔後歷尋華土，縱學名師，凡所霑耳，皆義通旨得。安與同室三十餘年，言晤飛玄，誠逾目擊。因疾而卒，安撫屍慟哭，曰：「宣尼有言，信不虛矣。」

至天和四年，歲在己丑，三月十五日，勅召有德眾僧、名儒、道士、文武百官二千餘人於正殿，帝昇御座，親量三教優劣廢立。眾議紛紜，各隨情見，較其大抵，無與相抗者。至其月二十日又依前集，眾論乖咎，是非滋生，並莫簡帝心，索然而退。至四月初，勅又廣召道俗，令極言陳理。又勅司隸大夫甄鸞詳佛道二教，定其先後淺深同異。鸞乃上《笑道論》三卷，合三十六條，用笑三洞之名，及笑經稱三十六部，文極詳據，事多揚激。至五月十日，帝又大集群臣詳鸞上論，以為傷蠹道士，即於殿庭焚之。

道安慨時俗之混并，悼史藉之沉冏，乃作《二教論》，取擬武帝詳三教之極，文成一卷，篇分十二。初《歸宗顯本篇》：

有客問曰：僕聞風流傾墜，六經所以緝修；誇尚滋彰，二篇所以述作。故優柔弘潤、於物必濟曰儒，用之不匱、於物必通曰道，斯皆孔、老之神功，可得而詳矣。近覽釋教，文博義豐，觀其汲引則恂恂善誘，要其旨趣則亹亹茲良。然三教雖殊，勸善義一，教迹誠異，理會則同。至如老嗟身患，孔歎逝川，固欲後外以致存生，感往以知物化，何異釋典之厭身無常之說哉！但拘滯之流未馳高觀，不能齊天地於一指，均是非於一氣，致令談論之際每有不同。此所謂匿摩尼於胎鞮，掩大明於重夜，傷莫二之淳風，塞洞一之玄旨，祈之彌劫，奚可值哉！

主人答曰：子之窮辯，未盡理也。夫萬化本於生生，而生生者無生；三才兆於始始，而始始者無始。然則無生無始，物之性也，有化有生，人之聚也。聚雖一體，而形神兩異，散雖質別，而心數弗亡。故救形之教，教稱為外，濟神之教，教稱為內。是以《智論》有內外兩經，《仁王》辯內外兩論，方等明內外兩律，《百論》言內外二道。若通論內外，則該彼華夷，若局命此方，則可云儒釋。釋教為內，儒教為外，備彰聖典，非為誕謬。詳覽載藉，尋討源流，教唯有二，寧得有三！何者？昔玄古樸素，《墳典》之誥未弘；淳風稍離，《丘索》之文乃著。故包論七典，統括九流，咸為治國之謨，並是修身之術。若派而別之，則應為九教，揔而合之，則同屬儒宗。論其官也，各王朝之一

職，談其藉也，普皇家之一書。子欲於一化之內合九流爭川，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辯，豈不上傷皇極莫二之風，下開拘放鄙蕩之弊？真所謂巨蠢鴻猷眩曜朝野矣。佛教者，窮理盡性之格言，出世入真之正轍。論其文則部分十二，語其旨則四種悉檀。理妙域中，固非名號所及；化擅繫表，又非情智所尋。至於遣累落筌，陶神盡照，近超生死，遠證泥洹，播闡五乘，接群機之深淺，該明六道，辯善惡之昇沉，夐祈出世而理無不周，邇及王化而事無不盡，能博能要，不質不文，自非天下之至慮，孰能與斯教哉？雖復儒道千家、農墨百氏，取捨驅馳，未及其度者也。惟釋氏之教，理富權實，有餘不了稱之曰權，無餘了義號之為實，通言善誘，何名妙賞！子謂「三教雖殊，勸善義一」；余謂善有精麁，優劣宜異。精者超百化而高昇，麁者循九居而未息，安可同年而語其勝負哉！又云「教迹誠異，理會則同」，爰引世訓，以符玄教。此蓋悠悠之所昧，未暨其本矣。教者何耶，筌理之謂；理者何耶，教之所詮。教若果異，理豈得同；理若必同，教寧得異！筌不期魚，罟不為兔，將為名乎，理同安在？夫厚生情篤，身患之誡遂興；不悟遷流，逝川之歎乃作。並是域內之至談，非踰方之巨唱。何者？推色盡於極微，老氏之所未辨；究心窮於生滅，宣尼又所未言。可謂瞻之似盡，而察之未極者也。經曰：「分別色心，有無量相，非諸二乘所知。」且二乘之與大行，俱越妄想之鄉。菩薩則慧兼九道，聲聞則獨善一身，其猶露潤之比巨壑，微塵之比須彌。況凡夫識想，何得齊乎？故經曰：「無以日光等彼螢火。」若夫以齊而齊不齊者，未齊矣，以齊而齊於齊者，未齊焉。余聞善齊天下者，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，何須夷岳實淵，然後方平，續鳧截鶴，於焉始等。此蓋狷夫之野議，豈達士之真觀乎？故諺曰：「紫實昧朱，狂斯濫哲。」請廣其類！上至天子下至庶人，莫不資色心以成軀，稟陰陽而化體，不可以色心是等而便混以智愚，陰陽義齊則同之於貴賤。此之不可，至理皎然，雖強齊之，其義安在？

帝為張賓搆譖，意遣釋宗，初覽《安論》，通問僚宰，文據卓然，莫敢排斥，當時廢立遂寢，誠有所推。至建德三年，歲在甲午，五月十七日，乃普滅佛道二宗，別置通道觀，簡釋、李有名者並著衣冠為學士焉，事在別傳。安削迹潛聲，逃于林澤。帝下勅搜訪執詣王庭，親致勞接，賜牙笏綵帛，并位以朝列，竟並不就。卒于周世。

初，安之住中興，攜母相近，每旦出覲，手為煮食，然後上講。雖足侍人，不許兼助，乃至析薪汲水，必自運其身手。告人曰：「母能生養於我，非我不名供養。」卒于母世，初無一息，斯准大聖擔棺之像，布化澆夫矣。及其知將即世也，乃作《遺誡九章》以訓門人，其詞曰：

敬謝諸弟子！夫出家為道，至重至難，不可自輕，不可自易。所謂重者，荷道佩德，縈仁負義，奉持淨戒，死而有已。所謂難者，絕世離俗，永割親愛，迴情易性，不同於眾。行人所不能行，割人所不能割，忍苦受辱，捐棄軀命，謂之難者，名曰道人。道人者行道人也，行必可履，言必可法，被服出家，動為法則，不貪不諍，不讒不匿，學問

高遠，志存玄默。是為名稱，參位三尊，出賢入聖，滌除精魂。故得君王不望其報，父母不望其力，普天之人莫不歸揖，捐妻減養，供奉衣食，屈身俯仰，不辭勞役者，以其志行清潔，通於神明，淡泊虛白，可奇可貴故。自頃荒流，道法遂替，新學之人，未體法則，棄正著邪，忘其真實，以小黠為智，以小供為足，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，退自推觀，良亦可悲。計今出家，或有年歲，經業未通，文字不決，徒喪一世，無所成名。如此之事，不可深思。無常之限，非旦則夕，三塗苦痛，無強無弱。師徒義深，故以申示，有情之流，可為永誡。

其一曰：卿已出家，永違所生，剃髮毀容，法服加形，辭親之日，上下涕零，割愛崇道，意陵太清，當遵此志，經道修明。如何無心？故存色聲，悠悠竟日，經業不成，德行日損，穢迹遂盈，師友慙恥，凡俗所輕。如是出家，徒自辱名，今故誨勵，宜當專精。

其二曰：卿已出家，棄俗辭君，應自誨勵，志果清雲。財色不顧，與世不群，金玉不貴，唯道為珍。約己守節，甘苦樂貧，進德自度，又能度人。如何改操？趨走風塵，坐不暖席，馳務東西，劇如徭役，縣官所牽，經道不通，戒德不全，朋友蚩弄，同學棄捐。如是出家，徒喪天年，今故誨勵，宜各自憐。

其三曰：卿已出家，永辭宗族，無親無疏，清淨無欲。吉則不歡，凶則不慼，超然從容，豁然離俗。志在玄妙，軌真守撲，得度廣濟，普蒙福祿。如何無心？仍著染濁，空爭長短，銖兩升斛，與世爭利，何異僮僕，經道不明，德行不足。如是出家，徒自毀辱，今故誨示，宜自洗沐。

其四曰：卿已出家，號曰道人，父母不敬，世帝不臣。普天同奉，事之如神，稽首致敬，不計富貧。尚其清淨，自利利人，減割之重，一米七斤。如何怠慢，不能報恩，倚縱遊逸，身意虛煩。無戒食施，死入太山，燒鐵為食，融銅灌咽。如斯之痛，《法句》所陳，今故誨約，宜改自新。

其五曰：卿已出家，號曰息心，穢雜不著，唯道是欽。志參清潔，如玉如冰，當修經戒，以濟精神，眾生蒙祐，并度所親。如何無心，隨俗浮沉，縱其四大，恣其五根，道德遂淺，世事更深。如是出家，與世同塵，今故誡約，幸自開神。

其六曰：卿已出家，捐世形軀，當務竭情，泥洹合符。如何擾動，不樂閑居，經道損耗，世事有餘，清白不履，反入泥塗。過影之命，或在須臾，地獄之痛，難可具書。今故誡勵，宜崇典謨。

其七曰：卿已出家，不可自寬，形雖鄙陋，使行可觀。衣服雖麁，坐起令端，飲食雖疏，出言可餐。夏則忍熱，冬則忍寒，能自守節，不飲盜泉。不肖之供，足不妄前，久處私室，如臨至尊。學雖不多，可齊上賢。如是出家，足報二親，宗族知識，一切蒙恩。今故誡汝，各宜自敦。

其八曰：卿已出家，性有昏明，學無多少，要在修精。上士坐禪，中士誦經，下士堪能，塔寺經營。豈可終日，一無所成，立身無聞，可謂徒生。今故誨汝，宜自端情。

其九曰：卿已出家，永違二親，道法革性，俗服離身。辭親之日，乍悲乍欣，邈爾絕俗，超出埃塵，當修經道，制己履真。如何無心？更染俗因，經道已薄，行無毛分，言非可貴，德非可珍，師友致累，恚恨日殷。如是出家，損法辱身，思之念之，好自將身。

安有弟子慧影、寶貴，並列名隋世。影傳燈《大論》，繼踵法輪，汎迹人間，情多野外。著《傷學》、《存廢》、《厭修》等三論。《傷學》除謗法之愆，《存廢》防奸求之意，《厭修》令改過服道，並藻逸霞爛，煥然可遵。後卒開皇末歲。貴翫閱群典，講律為務。見晉世支敏度合五家首《楞嚴》為一本八卷，又合三家《維摩經》為一本五卷，隋沙門僧就合四家《大集》為一本六十卷，貴乃合三家《金光明》為一本八卷。復請崛多三藏譯《銀主陀羅尼》及〈囑累品〉，足之成部，沙門彥琮重覆梵本，品部斯具焉。

周新州願果寺釋僧勔傳五

釋僧勔，未詳氏族，住新州願果寺。周武季世，將喪釋門，崇上老氏，受其符籙，凡有大醮，帝必具其巾褐，同其拜伏。而道經誕妄，言無本據，國雖奉事，未詳讎校。遂不遠鄉關，躬聞帝闕，面陳至理。以邪正相參，澆情趨競，未辨真偽，更遞毀譽，乃著論十有八條，難道本宗。文以三科釋其前執，賢聖既序，凡位皎然。其詞略云：「勔以世之濫述云老子、尹喜西度化胡出家，老子為說經戒，尹喜作佛，教化胡人；又稱是鬼谷先生撰，南山四皓注。未善尋者莫不信從以為口實。異哉此傳！君子尚不可罔，況貶大聖者乎！今具陳此說非真，人世差錯，假託名字，亦乃言不及義，翻辱老子。意者勝人達士不出此言，將是無識異道誇競佛法，假託鬼谷、四皓之名，附《尹喜傳》後作此異論，用迷昏俗。竊聞傳而不習，夫子不許，妄作者凶，老君所誡。此之巨患，增長三塗，宜應糾正，救其此失。然教有內外，用生疑假，人有賢聖，多述本迹。故班固《漢書》品人九等，孔丘之徒為上上類，例皆是聖，李老之儔為中上類，例皆是賢。何晏、王弼云：『老未及聖。』此則賢聖天分，優劣自顯。故魏文之博悟也，黃初三年下勅云：『告豫州刺史，老聃賢人，未宜先孔子，不知魯郡為孔子立廟成未。漢桓帝不師聖法正，以嬖臣而事老子，欲以求福，良足笑也。此祠之興由恒帝，武皇帝以老子賢人，不毀其屋。朕亦以此亭當路行，來者輒往瞻視，而樓屋傾頹，儻能壓人，故令修整。昨過視之，殊未整頓。恐小人謂此為神，妄往禱祝，違犯常禁，宜宣告吏民，咸使知聞。』據斯以言，程露久矣。世多愚人，不尋前達，故有此弊耳。今考據年月，群達誠言，區別人世，

并內經外典並對條例，覽詳卷首，邪正自顯，雖復著論周世，垂名朝野，通人罕遇，終以事迷。」竟不行用。及後法毀逃難，不測所終。

隋京師雲花寺釋僧猛傳六

釋僧猛，俗姓段氏，京兆涇陽人。姿蔭都雅，神情迥拔。童孺出家，素知希奉，聰慧利根，幽思通遠。數十年間，躬事講說，凡有解悟，靡不通練。昔魏文西位，勅猛在右寢殿闡揚《般若》，貴宰咸仰，味其道訓。周明嗣曆，詔下屈住天宮，永弘《十地》，又勅於紫極、文昌二殿更互說法。當時旨延問對，酬答無窮。黃巾之徒紛然搆聚，猛乃徐搖談柄，引敵深渦，方就邪宗一一窮破，故使三生四見之語並屈當時，《元始真文》之經粉碎曩日。天師徒侶，瓦解乖張，道俗肅然，更新耳目。

初，帝始齊三教，猛分為九十五門，後退一乘，更進三十有生之善，詞甚崇粹，學觀所歸。既不預帝覽，遂淪俗侶，猛退屏人事，幽栖待旦。隨文作相，佛日將明，以猛年德俱重，玄儒湊集，追訪至京，令崇法宇。於大象二年勅住大興善寺講揚《十地》，寺即前陟岵寺也，聲望尤著，殊悅天心。尋授為隋國大統三藏法師，委以佛法，令其弘護，未足以長威權，固亦光輝釋種。移都南頓，寺亦同遷於遵善里，今之興善是也。名雖居隸，而恒住雲花，勗徒課業。

以開皇八年二月四日卒于住寺，春秋八十有二。初將大漸，深照苦空，話言盈耳，翕然欲絕，語眾曰：「吾其去也。」遂即神遷。時貴其置心不亂。葬于城東馬頭穴，刻石立銘于雲花寺，今猶存矣。

西魏京師大僧統中興寺釋道臻七

釋道臻，姓牛氏，長安城南人。出家清貞，不郡非類，謙虛寡交，顧唯讀經，博聞為業，諸法師於經義有所迷忘者，皆往問之。西魏文帝聞而敬重，尊為師傅，遂於京師立大中興寺，尊為魏國大統。于時東西初亂，宇文太祖始纂帝圖，挾魏西奔，萬途草創，僧徒相聚，綴旒而已。既位僧統，大立科條，佛法載興，誠其人矣。爾後大乘、陟岵相次而立，並由淘漸，德化所流。又於昆池之南置中興寺莊，池之內外，稻田百頃，並以給之，梨棗雜果，望若雲合。及卒，帝哀之廢朝，喪事所資，並歸天府。送於園南，為立高墳，塋封之地一頃，今所謂統師墓是也。近貞觀中猶存古樹。

隋益州孝愛寺釋智炫傳八

釋智炫者，益州城都人也，俗姓徐氏。初生，室有異光。少小出家，入京聽學，數年遂擅名京洛，學眾推崇，請令覆講，若瀉瓶無遺。

會周武帝廢佛法，欲存道教，乃下詔集諸僧道士試取，優長者留，庸淺者廢。於是詔華野高僧、方岳道士千里外有妖術者大集京師，於太極殿陳設高座，帝自躬臨，勅道士先登。時有道士張賓最為首長，登高唱言曰：「原夫大道清虛，淳一無雜，祈恩請福，上通天曹，白日昇仙，壽與天地同畢，風教先被中夏，無始無終，含生賴之以得長生，洪恩厚利不可校量。豈如佛法虛幻，言過其實，不容本土，客寓中華，百姓無知，信其詭說。今日欲定臧否，可出頭來看。」襄城公何妥自行如意座首。少林寺等行禪師發憤而起，諸僧止之曰：「今日事大，天帝在此，不可造次。知禪師為佛法大海，然應對之間復須機辯。」眾共謀議，若非蜀炫，無以對揚，共推如意，以將付炫。炫既為眾所推，又忿張賓浪語，安庠而起，徐昇論座。坐定，執如意謂張賓曰：「先生向者所陳『大道清虛，淳一無雜』，又云『風教先被中夏』者，未知風教之起，起自何時？所說之教，於何處說？又言佛法『不容本土，客寓中華』，可辯道是何時生，佛是何時出？」賓曰：「聖人出世，有何定時！說教興行，有何定處！道教舊來本有，佛法近自西來。」炫曰：「若言無時，亦應無出；若無定處，亦應無說。舊來本有，非復清虛；上請天曹，豈得無雜？壽與天地同畢，豈得無始無終！」賓曰：「道人浪語！為前王無識，留汝等輩得至于今；今日聖帝盡須殺卻。」帝惡其理屈，令舍人謂之曰：「賓師且下。」賓既退，帝自昇高座，言曰：「佛法中有三種不淨納：耶輸陀羅生羅睺羅，此主不淨，一也；經律中許僧受食三種淨肉，此教不淨，二也；僧多造罪過，好行婬泆，佛在世時，徒眾不和，遞相攻伐，此眾不淨，三也。主、法、眾俱不淨，朕意將除之，以息虛幻。道法中無此事，朕將留之，以助國化。」顧謂炫法師曰：「能解此三難，真是好人。」炫應聲謂曰：「陛下所陳，並引經論，誠非謬言。但見道法之中三種不淨又甚於此。案：天尊處紫微宮，恒侍五百童女，此主不淨甚於耶輸陀羅之一人。道士教中章醮請福之時，必須鹿脯百柈、清酒十斛，此教不淨又甚於三種淨肉。道士罪過，代代皆有，千古亂常，姜斌犯法，此又甚於眾僧。僧眾自造罪過，乃言佛法可除，猶如至尊享國，嚴設科條，不妨逆子叛臣相繼而出，豈以臣逆子叛遂欲空於大寶之位耶？大寶之位固不可以臣子叛逆而空，佛法正真，豈得以眾僧犯罪而廢。」炫雅調抑揚，言音朗潤，雖處大節，曾無懼顏。帝愕然良久，謂炫曰：「所言天尊侍五百童女，出何經？」炫曰：「出道《三皇經》。」帝曰：「《三皇經》何曾有此語？」炫曰：「陛下自不見，非是經上無文。今欲廢佛存道，猶如以庶代嫡。帝動色而下，因入內。群臣、僧眾皆驚，曰：「語觸天帝，何以自保？」〈(以周武非嫡故。)〉炫曰：「主辱臣死，就戮如歸，有何可懼！乍可早亡，遊神淨土，豈與無道之君同生於世乎！」眾皆壯其言。明旦出勅，二教俱廢，仍相器重，許以婚姻，期以共政。法師志操逾厲，與同學三人走赴齊都。時周、齊之界皆被

槍布棘，彼有富姥姓張，鋪氈三十里，令炫得過。至齊盛為三藏，名振東國。武帝破鄴，先遣追求。帝弟越王宿與法師厚善，恐帝肆怒，橫加異責，乃鞭背成痕，俗服將見。越王先為言曰：「臣恨其逃命，已杖六十。」令脫衣見帝。帝變色曰：「恐其懷慚遠逝，以至死亡，所以急追，元無害意。」責越王曰：「大丈夫何得以杖捶相辱？」待遇彌厚，與還京師。

武帝崩，隋文作相，大弘佛法，兩都歸趣，一人而已。歲景將秋，懷土興念，又以蜀川迴遠，奧義未宣，援首西歸，心存敷暢；蜀王秀未之知也。時長史周宣明，入朝赴考，隋文帝謂之曰：「炫法師安和耶？」宣明驚惶，莫知所對。文帝曰：「一國名僧，卿遂不識，何成檢校！宣明稽首，陳謝死罪，及還，先往寺參禮。寺舊在東，逼於苑囿，又是鄱陽王葬母之所，王既至孝，故名孝愛寺，宣明移就今處，供養無闕，至大鄴改為福勝寺。法師宣揚覺倦，入隱三學山，觸目多感，遂《遊山詩》曰：「秀嶺接重煙，嶔岑上半天。絕巖低更舉，危峰斷復連。側石傾斜澗，迴流寫曲泉。野紅知草凍，春來鳥自傳。樹錦無機織，猿鳴詎假弦！葉密風難度，枝疏影易穿。抱衾依閑沼，策杖戲荒田。遊心清漢表，置想白雲邊。榮名非我顧，息意且蕭然。」年一百二歲，不病而卒。

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三